

◎蓝春雨 王佳泉 主编

◎南方出版社

# The Passional Movie

## 世界情色电影精品鉴赏

II

- ▶ 电影是20世纪人类诉说的语言
- ▶ 情色的诉说是人类心灵无法逃避的诉说
- ▶ 情色电影是人的电影 情色的发现是人的发现
- ▶ 百年情色电影的历史就是百年艺术电影的历史  
也是百年人的历史





THE *PASSIONAL* MOVIE

---

世界  
情色电影精品  
鉴赏

主 编 蓝春雨 王佳泉

副主编 张玉芬 郭嚶蔚



南方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界情色电影精品鉴赏. III / 蓝春雨, 王佳泉主编.

海口: 南方出版社, 2002.10

ISBN 7-80660-660-2/F.16

I.世... II.①蓝...②王... III.电影 - 鉴赏 - 世界  
IV.J90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75337 号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世界情色电影精品鉴赏

The Passional Movie

---

主 编 蓝春雨 王佳泉

副 主 编 张玉芬 郭嚶蔚

责任编辑 卢景林

策 划 赵卫东 卢荆林

封面设计 高远工作室

美术编辑 闫美娟

出版发行 南方出版社

海南省海口市海府一横路 19 号华宇大厦 1201 室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版 次 2002 年 12 月第 1 版

2003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4

字 数 1000 千字

书 号 ISBN 7 - 80660 - 660 - 2/F.16

定 价 26.80 元

“我不怕你的惩罚，我敬  
爱这孩子的父亲，他是我生命  
中真正的恩人，我不会招供而  
令他受苦。”

## 红字 THE SCARLET LETTER

“欢迎您，普恩夫人。”

“您好，伯林罕总督大人。”海丝特·普恩落落大方地伸出右手。

“我为我的粗手向您致歉，普恩夫人，”伯林罕看了看自己停在半空中的手，解释道，“在这儿每一个人都必须工作。”

“我引颈企盼那样的生活，《圣经》中说：‘为你工作而喜’。”

1666年，海丝特·普恩终于踏上了象征新信仰和自由的神奇土地——英属殖民地马萨诸塞。三个多月之久的海上漂泊并没有使她感到厌倦，相反，这会儿她正兴奋地呼吸着异域泥土的芬芳，感受着原始的印第安情怀。她的到来吸引了镇上所有人的目光。人们谈论着她与众不同的气质，博学、睿智的眼神，美丽的容貌。

晚餐时，新移民们向总督大人询问与印第安人刚刚结束的冲突。野蛮的印第安人和他们充满血腥的杀戮使新移民们一上岸就处在恐惧气氛的包围之中。普恩夫人身穿镶着白色蕾丝的长裙，安静地坐在人们中间，聆听着这里发生过的一切。

“普恩夫人，我希望你与我们同住，直到你的丈夫抵达。”史东赫夫人不容置疑的声音穿进海丝特的耳膜。“你真仁慈，史东赫夫人，”海丝特有礼貌地拒绝道，“但我想尽快找到自己的住处。”房间里安静了下来。人们疑惑的目光聚焦在海丝特的身上，仿佛她漂亮的脸蛋上长了不合时宜的东西。终于有人开口了：“你一个人?!”

“这地方不适合女士独居!”布斯特肯定地说。

“我丈夫要我先找住处等他来，因此，我打算这么做。”她坚定地望着周围不满的人们。“普恩夫人，”伯林罕以总督的身份发话了，“我们依循的规矩，对新移民可能有点专制，但也因为没有纪律而付出过代价，我们都不希望葬身于此。”

“法律，普恩夫人，”奇佛牧师补充到，“遵守法律，才能适者生存。”“你莫非要我违逆我的丈夫?”海丝特并没被吓倒。第二天，总督大人派手下布斯特帮助普恩夫人找房子。“不，不可能，自从印第安人攻击了巴林格后，没人傍海而居。”不顾布斯特的反对，海丝特看上了一幢矗立在海边峭壁上的房子。“你还真够固执!”布斯特猛地抓住海丝特的手，将其拥入怀中，“你真是完美!”粗壮的大手搂住海丝特。“啪”，一记重重的耳光落在布斯特脸上。“还真痛呢!”布斯特哼哼着，“你不过就是用来给你父亲抵债的婊子!”

一个人要想在陌生而恶劣的环境下生存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何况是一个柔弱的女子。对海丝特而言，尽管生活异常艰苦，但却充满着挑战与乐趣。清爽的海风带来潮湿的空气。一只火红的知更鸟拍打着丛林中的朝露，落在迎着烈日耕作的海丝特眼前。海丝特炙热而充满激情的心随着那火红的颜色一起跳动，她不由自主地跟上去……

绿树掩映之下火红的知更鸟自由自在地在林间尽情欢唱，茂密葱郁的树林将炎热的阳光化作缕缕金丝，撒在晶莹剔透的野葡萄上，宛如紫水晶反射着绚丽的光彩。山间潺潺的流水奏出华美的乐章，

献给眼前这可爱的姑娘。这乐章越来越近，转眼间竟来到海丝特面前：清澈的河水拥着纯白的浪花，成群的鱼儿嬉戏追逐。海丝特陶醉于眼前美好的世界，享受着耳边回荡的天籁之音。“那是？”海丝特心中一惊。远远的一段白皙的皮肤在水中隐现，一个赤裸的男人浮出水面，宛如一尊美与力的雕塑，吸吮了自然精华的每一寸肌肤都散发着迷人的魅力。“普恩夫人，普恩夫人……”远处传来呼喊。

在赶往教堂的路上，海丝特的马车陷进了淤泥里。“噢，真糟糕！”海丝特奋力地驾着马车，轮子却是越陷越深，丝毫没有动一动的迹象。在安息日这样的日子里迟到，可不是一件闹着玩的事，加尔文教严格的教规是神圣不可亵渎的，胆敢触犯它的人，都将受到严厉的惩罚。“我能帮上忙吗？”一个年轻人跨下马来，甩了甩湿漉漉的头发，走近海丝特。“真糟糕，我得快点，不然镇上的人又要议论我了。”海丝特忧心忡忡地说。

“看来得找人帮忙。”年轻人无能为力地笑了一下，“我不在这几天镇上有什么新闻吗？”

“我买了老纽伯的那块地。”

“噢，真是对不起，我侵犯了您的领地，我常在那儿游泳；”海丝特抬起头，用异样的目光打量了他一下。“您介意和我骑一匹马吗？”年轻人善意地问道。“和你？”海丝特警惕地看着他。

■ 丁斯代尔转过身，急步走到海丝特面前，努力平复自己即将跳出的心，那浑厚的男中音微微地颤抖着。



“除非您会骑马，我知道有条近路，但很不好走。”年轻人有些不好意思。

“当然没问题。”海丝特倔强地回答道。沐浴着明媚的阳光，两匹马一前一后飞驰，踏过涓涓细流，穿过崎岖的山林。海丝特领略着上帝赐予人类的自然美景，心灵深处涌动着一股神秘的冲动。丛林中荡漾着海丝特爽朗明快的笑声。“还好，及时赶到。”海丝特轻轻地舒了一口气。“再见，女士。”年轻人拨转马头。

“你不去参加……”这陌生的男人超出常人的举动，像一个巨大的磁场牵动了海丝特平静外表下掩藏着的炙热的心。

教堂里座无虚席，就连二楼两侧都坐满了印第安人。海丝特望着高高的讲坛出神，并未注意到周围的人们。屋子里肃静下来。丁斯代尔牧师站在讲坛上开始布道。“是他？”海丝特紧紧地盯着丁斯代尔牧师，莫名的剧烈心跳引起胸口急促的起伏，耳边响起他激昂的声音“……神说，凡是贪婪就是我的敌人，因此，惟我充满你。若你不守我的戒律，那么我将把你化为顽石。你会以剑自戕而血肉淋漓，甚至意识也会因恐惧而疯狂。愿上帝祝福你，祝福你们每一个人。”他富有磁性的声音、赋有感召力的话语、高涨的激情，让每一位虔诚的上帝信徒深深地体味到无所不能的神的力量。这不是一次普通的布道，这是上帝痛苦的灵魂面对冲突与杀戮的真诚呼唤，是每一个追求自由与幸福的人内心深处的渴望。一种难以言表的力量猛烈地撞击着海丝特沉寂已久的心门。

教堂草地上的聚会显得格外和谐。人们亲切交谈，彼此毫无保留，不时发出会心的笑声。只有站在阴暗中的布斯特用邪恶的目光跟踪着海丝特。海丝特漫无目的地参观着教堂，不觉中走进了图书室，随手拿起一本《妇女必读畜牧学》。“我必须告诉您，我在这里。”丁斯代尔从书架后面走出来。意外的独处使二人都有些不安和局促。“你布道时，你的热情感动了我，”海丝特勇敢地说，“还有……”

“还有什么?”牧师追问道。

“还有，当你第一次挥动双手，犹如利剑划过空中，我当时在想……祈祷里藏着怎样的苦痛?”

“你说的太多了，普恩夫人。”丁斯代尔像是被人发现了秘密，想要阻止她。“真的，牧师，它的目的何在?”海丝特不肯放弃。“我深信神是我最大的挑战!”他转身向门口走去。突然，他停下来，问道：“今早在丛林中，你为何不说你已婚?”

“你为何不说你是牧师?”海丝特回击道。

夜深了，从牧师的窗口透出耀眼的烛光。丁斯代尔轻柔地抚摸着借来的新书，书上散发着海丝特幽幽的清香。眼前浮现出的海丝特更加楚楚动人，她身材颀长，体态优美之极，头上乌黑的浓发光彩夺目，她的面孔不仅皮肤白皙、容貌秀丽，而且还有一对坚强的眉毛和一双深情的妙目……

“还书?”海丝特看着手捧一大摞书、神色紧张的丁斯代尔，“才四天就看完了?”

“是的，大多数都看过两遍。再见，普恩夫人。”丁斯代尔慌张地要逃。“再见。”海丝特看着离去的丁斯代尔，流露出失望的神情。

“海丝特，我已不能……”丁斯代尔转过身，急步走到海丝特面前，努力平复自己即将跳出的心，那浑厚的男中音微微地颤抖着，“我这辈子都一直住在镇上，有明确的目标，但现在我愿拿我的生命、我的使命及灵魂做赌注，只为了与你共享片刻。上帝助我，海丝特，我——爱——你!”海浪狂热地拍击崖壁，溅起数丈浪花。丁斯代尔忧郁的眼神渴求而又恐惧地等待着。万能的上帝也在等待着海丝特的回答。

海丝特干涸已久的心第一次迎接到爱的阳光、雨露，从未打开的心扉霎那间温暖明亮，“上帝助我，我爱你!”这一声发自肺腑的呼喊只有在海丝特梦里才会出现。“天啊，我们已迷失自己!”丁斯代尔

的心收缩了一下。“不，我梦想你能吐露心声，我心中充满恐惧，仍向神祈祷。在遇见你之前，我活过吗？”海丝特用坚毅的目光鼓励他。

“我们该怎么办？”丁斯代尔的焦虑显然不是多余的。

“我不知道。”海丝特也不安起来。

“请你拒绝我，否则——我无法克制自己。”

“我做不到！”海丝特近乎哀求。

丁斯代尔拥起海丝特，俯下头，“噢，不，我们会因此而被绞死的。我已让你置身险境，我必须离开你，来停止这一切，并且不再与你交谈。”他的理智终于战胜了情感。

“走吧，照你的意思做吧！”海丝特孤零零地站在海边，呆呆地望着远去的丁斯代尔。

整整一个夏天，他们尽量彼此回避。她不进城去。他逃进丛林，与印第安人为伍。殖民地的选举像往年一样，照常举行。没人意识到在他们中间，两颗炙热的心正在承受爱的煎熬，更随着流逝的岁月愈加炽热……

“无畏号被袭击，船上无一幸免……”

“普恩医生在船上！”

“天啊，太不幸了！上帝指引他们去了天堂。”

“普恩夫人，我以牧师的身份前来，”丁斯代尔低垂着头，不敢看到她充满激情的眼神，“印第安人袭击了无畏号，全体遭难。”

“请神饶恕我，我一直在祈求自由。”从未敢奢望自由的海丝特呼吸到了一丝自由的气息。被爱折磨的丁斯代尔又黑又瘦，但数月的丛林生活使他看上去更结实了。“他的死不是你的错，是上帝召唤他。”

“是应验我的祈求吗，神会这么做吗？”海丝特又怀疑起来。

“也许，若神也知道，我们无缘相守的话。”丁斯代尔抬起头，海丝特柔情地望着他。屋内微弱的烛光打在海丝特的脸上，忽明忽暗。

“你知道法律，守丧期为多久，1个月？6个月？要多久？”海丝特有些迫不及待。“如果没有死亡证明，得等上7年，我们才能在一起。”丁斯代尔苦笑了一下。“7年？”海丝特又一次跌入了深渊。“7年……”海丝特心中默默地念叨。她踮起脚，湿润的嘴唇印在他干裂的唇上。

一只火红的知更鸟飞进温暖的房间……

“谁是孩子的父亲？”法庭上，奇佛牧师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站了起来。镇上发生的任何微妙变化都逃不过长舌妇们的眼睛，“我看到她在集市上呕吐。”坐在一旁的丁斯代尔有些不知所措，问题的严重是他始料未及的。“我知道你是被人诱拐的，只要你说出他的名字，我们绝不难为你。”狡黠的法官柔和地说道。

“我绝不会亵渎他的名字，先生们！”全场一片哗然。“他的名字叫撒旦，叫恶魔！”奇佛忍无可忍。丁斯代尔再也不能允许自己的爱人受这样非人的侮辱，他镇静地走到法官大人面前：“大人……”

“我不怕你的惩罚，我敬爱这孩子的父亲，他是我生命中真正的恩人，我不会招供而令他受苦。”海丝特坚毅的表情映入丁斯代尔迷惘的眼中。“那么好吧，你被捕了，夫人。”法官无奈地宣布。经过丁斯代尔再三请求，总督大人才允许他见海丝特。“你为何不告诉我？”丁斯代尔关切地问。笨重的铁栅栏将一对恋人无情地分开，却分不开他们紧紧相连的心。“我害怕，我以为若工作过度，就会流产。”海丝特绝望地看着他。

“我必须向总督认供，不能让你替我受罪。”不能坐以待毙，丁斯代尔下定决心。“你内心为此呐喊，但你会毁灭自己，也会毁灭我面对伪善的机会。若我要你说出，我会将手帕系在窗口。”爱给了海丝特无穷的力量，让她更有信心面对未知的磨难。“我爱你，女人，但你的坚强令我畏惧。我会照你的话做。”他恋恋不舍地离开孤立无援的爱人。

5个月过去了，她仍然没有说出通奸的人，大人們的仁慈之心再



■“小心你的言语，女人，这个鬼魅的爱人，使你口不择言。他在哪里？”医生逼进海丝特。

次受到挑战。他每天都去看她，但都被拒绝。他的目光时常流转于狭小的窗口，企求那容许他说出实情的讯号。海丝特抚摸着自已隆起的肚子，面对着四面厚重的石墙，呼吸着阴冷潮湿的霉气，日子就这样被一天天地挨了过去……

“我将施洗的这孩子叫——”丁斯代尔高高地托起手中的小精灵，这圣洁的爱情之花绽放得如此绚烂。“佩——萝——”海丝特苍白的脸上没有一丝红润，忧郁深邃的眼睛散发出母性的光辉。

“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义……”丁斯代尔庄严的外衣下掩盖着狂热呐喊，纯洁的圣水拌着盐涩的味道滴在精灵的身上。

在丁斯代尔的坚持下，仁慈的大人决定再次给海丝特一次机会。“你的服饰说明你不认罪，但你仍有机会忏悔。”站在绞刑台上，海丝特用毫无愧色的目光环视着镇上的人们：“我相信在你眼中我是有罪的，但谁知神是否也这样认为？”数月囚禁生活的折磨，并没击垮她，可怕的绞刑架更不会吓倒追求真爱的人。“别不知好歹，挑战神的。慈悲。优秀的牧师，你是她的牧师，为了大家好，请告诫她，软化她的顽固倔强。”

丁斯代尔不敢面对站在绞刑台上高傲的女人，他的话音时断时续，听起来甜美、丰润而深沉，实在撼人心肺。“认罪吧，认罪吧，认罪吧……”人们的高呼一浪高过一浪。女人们更是恶毒地看着她憔悴的容颜。海丝特凝眸端立，轻轻地摇了摇头。“好吧，”仁慈的大

人狠狠地宣布：“从今天起，你是个贱民，为镇上的所有人隔离和咒骂。牧师给她戴上这个，以示众人。”海丝特的胸口上多了一道血红的闪光。一个耻辱的血红的A字深深地扎进了丁斯代尔牧师的心脏。一个印第安人打扮的白种人远远地目睹了这一切。

清教徒的法庭对她极狡狴地安排下的惩罚，时刻不停地经种种方式使她感到永无休止的悸痛。拥挤泥泞的街上，杂乱无章的鼓声为海丝特开出一条通路。听到鼓声的人们纷纷停下匆忙的脚步，不光彩的A字投入那些拧眉攢目的男人们和心狠面恶的女人们眼中。

透过窗帘的缝隙，紧锁眉头的奇林沃斯医生欣赏着风景，他感到一阵抽搐。奇林沃斯医生是刚刚从印第安人那儿逃出来的，住在丁斯代尔的隔壁。他那智慧的额头留下了岁月的足迹，长期的伏案工作使他的脊背略显弯曲，肥大衣衫掩不住削瘦的身体。镇上的人们由于他不幸的经历和高明的医术，欣然接受了他。只有海丝特，在见到他时，痛苦得全身痉挛。“你要什么，先生？”海丝特镇静了一下。“我不期望你很快回心转意，但我希望有一天你会再把我放在心坎深处。”

“上帝助我，爱让我把心给了另一个人。”海丝特扬起骄傲的脸。“小心你的言语，女人，这个鬼魅的爱人，使你口不择言。他在哪里？”医生逼进海丝特，“女人，他的吻湿润了你的唇、你的乳房吗？他在哪？”

“如果我能呆在无情的牢囚6个月，而不对那些冷血的人招供，你怎会以为我会告诉你？这经历使我越发坚忍，先生，我不再是你娶的那个小女孩儿了。”海丝特反诘道，“你为何不公然表明你的身份，并且立刻放弃我？”

“我不会报复你和孩子，但那男人愚弄了我们，这披着人皮的无耻之徒。我要从你的心里揪出他来。”医生威胁道，“若对他走漏我的身份，你们将会被活活地绞死。若你蠢得想逃走，你会轻易地被

跟踪，轻易地。从野人那里，我学会了忍耐。”他狰狞的面孔好像刚从地狱中逃脱的魔鬼。

对于海丝特的顽固不化，大人们失去了耐心。“征兆不被重视。”医生故弄玄虚道。“是呀。”大人们豁然开朗，“你说该怎么办？”“一定是受了诅咒。”医生肯定地说，“有人会巫术。”医生开始了他疯狂的复仇计划。镇上的人们生活在惶恐之中，人们把这一切都归咎到海丝特身上。但当深夜来临的时候，丁斯代尔无法躲避心灵的拷问，海丝特胸口上血红的A字早已烙在他灵魂深处。

随着季节的更替，医生的惩罚在继续。西宾斯太太被当成女巫揪了出来。他们之间的距离无法跨越，她冒险写信给他，提醒他为了他们坚贞的爱情保持缄默，警觉普恩医生的神出鬼没。对医生而言，报复的欲望日渐增加，因此，渴求得更多。

法庭上，西宾斯太太被指控为女巫。“根本没有什么巫术！”海丝特走上前去，“有证据吗？”“我来指证。”医生抱起可爱的佩萝。“不要碰我的孩子！”两名侍卫拦住了海丝特。“别担心，女士。”医生温和地说，“我们来做个游戏，好吗？你把裙子掀起来。”佩萝的肚脐右侧一颗鲜红的胎记露了出来。“这就是恶魔的记号！”人群骚动起来，“吊死她，吊死她，恶魔的孩子！”

“哇——”孩子凄厉哭声划破天际。丁斯代尔不顾一切地夺下无辜的精灵，海丝特与丁斯代尔一起抱着这爱结晶。拥挤的人群中，露出医生会心微笑。

“你和孩子必须躲起来，躲得越远越好。”丁斯代尔急切地肯求道。“不，”海丝特摇了摇头，“无论发生什么事，照顾好我们的女儿！”抱着这纯真的精灵，海丝特心中泛起一阵酸楚。

“女人，你还能承受多少？”海丝特的勇敢、坚忍摇撼着丁斯代尔。“如果西宾斯太太被绞死，那我也会被绞死，”想到这儿，海丝特浑身抽搐，“我会要求女人们支持我们，他们不能绞死我们全部。”

“海丝特，我们永远无法相守吗？我爱你，至死不渝！”

“我会永远爱你！”也许这就是最后的爱的誓言。丁斯代尔虔诚地跪在地上，搂着生命中的挚爱，“上帝，我们曾在你面前坦诚。现在我们一家三口又在你面前，神啊，你未赐予我这份礼物，而我将永不会放弃它，不会在我还有意志时放弃它。”

昏暗的丛林中，迷离着愁苦的薄雾，薄雾下隐藏着一双怨毒的眼睛。

窗外一片漆黑，一颗星星也没有。痛苦和恐惧折磨得海丝特无法入睡。摇曳的烛光照在海丝特呆滞的脸上。“啊？”布斯特突然从身后掀起海丝特，“我早知道那男人是丁斯代尔。你这狗娘养的贱货。”他邪恶笑声穿破海丝特的耳膜。“放开我，放开我。”海丝特没命地叫喊挣扎。布斯特将海丝特按在桌上，撕扯她的衣裙。



■ 他们之间的距离无法跨越，她冒险写信给他；提醒他为了他们坚贞的爱情保持沉默，警告普里查德的神出鬼没。

挣扎中海丝特抓起烛台刺向布斯特眼睛，“啊——”布斯特应声撒开了手，倒退了几步，捂住受伤的眼睛。海丝特奔向壁炉，端起猎枪，对准布斯特，“滚，滚！”“别开枪，别开枪。”布斯特小心翼翼地退了出去。

屋外雷电交加，丁斯代尔下定决心，要与医生做个了断。“开门，开门，医生，你我之间的事必须马上解决！”丁斯代尔奋力地砸门，没人应声。

一个印第安装束的人潜伏在通往海丝特家的路旁，他手里握着一柄锋利的匕首，等待着。滂沱的大雨中，一骑快马驰过他身边，他一跃而起，跳到马背上，掐住骑马人的脖子，一刀下去，割断了喉管，敏捷地割下头皮以示庆祝。

一夜的大雨使山路更加泥泞，人们在为布斯特的死而悲痛的同时，眼中冒出盲目仇恨的怒火。细心的丁斯代尔在尸体边发现了一个医用的药箱。“布斯特被印第安人杀死了！”哀号飘荡在小镇上空。“杀死印第安人！杀死印第安人！”小镇陷入一片混乱之中。许多手无寸铁的印第安人被关了起来。“强尼，去找马塔卡族长，只有他能救你们的同胞。”丁斯代尔在人群中发现了他的印第安朋友强尼。“医生，医生，开门哪！”撞门而人的丁斯代尔呆住了：医生吊死在房梁

上……



■ “我会永远爱你！”也许这就是最后的爱的誓言。丁斯代尔虔诚地跪在地上，搂着生命中的挚爱。

人们要求立即处死镇上的魔鬼。“绞死她们，绞死她们！”人们再也无法抑制心中恐惧。笼罩在人们心头的阴影默默地站在绞刑架上听候发落。丁斯代尔发疯似地冲了上来，解下海丝特脖子上的绞索，人们静了下来。“如果她们被绞死，那我们是什么？我们怎能假神之权，谴责她们。”他顿了顿，“我爱这女人，我是这孩子的父亲，在神眼中，我是她的丈夫，若你们必须得绞死一

个人来平息你们的愤怒及恐惧，那么就吊死我吧！”他将绞索套在自己脖子上。

人们惊呆了，他们最信任最景仰的牧师竟然是一切灾难的罪魁祸首。“绞死他！”人群中有人一声大喊，人们恍然大悟，“绞死他，绞死他——”侍卫队长正要行刑，一支利箭呼啸而来，结束了他大好的前程。马塔卡族长一马当先冲进镇子，救下丁斯代尔，族人们打开囚禁同胞的闸门，印第安人如潮水般涌出……

“总督会向英国政府隐瞒，他向我保证他会去掉这个字，并对你公开道歉。”丁斯代尔充满自信地说道。海丝特跪在罗杰普恩的新墓前“安息吧，医生！”金灿灿的阳光洒满大地，“这个字达成了目的，但并非是他们计划的。”海丝特摘下胸前象征耻辱与罪恶的 A 字。“为什么我还待在这里，被他们接纳，被他们驯服？”

“这世界并不完美。”丁斯代尔轻轻地叹息道。“是不完美，但我们来创造一个新的自由生活，”海丝特憧憬着，“为了女儿我必须这么做。”她抱起这爱的结晶。“看着我。”丁斯代尔祈求道。“看着你，我就无法离去。”难以割舍的痛苦涌上海丝特心头。“那就走吧，勇敢地面对未来，”海丝特上了车，“以神的名义起誓，我不会让你自己走的。”丁斯代尔驾着马车从集市中穿过。

“他们在看我们。”海丝特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光芒，丁斯代尔深深地吻了下去。佩萝手中把玩的鲜红的大字落在地上，被车轮碾过……



英文名: THE SCARLET LETTER

片译名: 红色纯洁 罪恶一生 红色罪恶

国 籍: 美国 (1995 年出品)

导 演: 罗兰·约菲 (Roland Joffe)

主 演: 黛米·摩尔 (Demi Moore)

加里·奥尔德曼 (Gary Oldman)

罗伯特·杜瓦尔 (Robert Duvall)

本片得分:

1. 截 录 黛米·摩尔和加里·奥尔德曼两人地演绎了一段生死恋。
2. 摄 影 色彩和构图都很经典,北美大陆的原始风光拍摄很美。
3. 服 饰 各款穿出新意,人物刻画有深度。
4. 导 演 节奏感出色,演的人和拍得很真。
5. 值得看 无论你读没读过这篇小说,该片都值得一看。

综合得分:

《红字》曾被多次搬上银幕与舞台,而这一次的改编最为成功。

本片改编自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的文学名著《红字》,讲述 17 世纪自己清教背景下北美殖民地对婚外情的迫害。这种迫害在旧大陆主要是基于宗教和伦理理由的,但在新大陆,它又掺杂了对陌生大陆、对当地土著印第安人、对异教巫术的恐惧,再加上海丝特丈夫疯狂的报复,使得这出悲剧具有动人心弦的魔力。

海丝特和年轻牧师阿瑟·丁斯代尔的爱情一开始就面对着巨大的无法逾越的道德鸿沟。海丝特是有夫之妇,她刚一到来就被告知,在北美殖民地,人们为了生存最需要的是规则制度,这里所